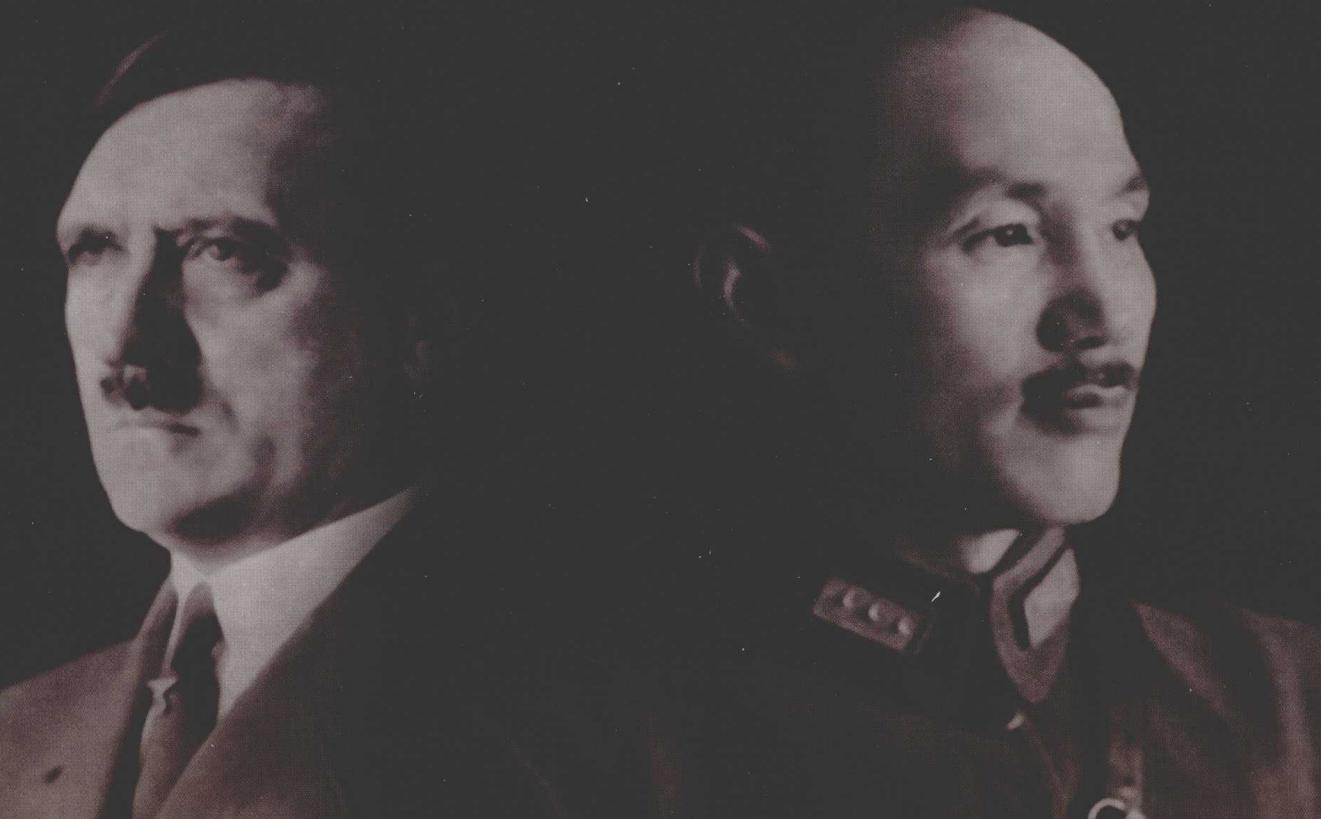


CHIANG KAI-SHEK AND HITLER

王晓华 张庆军◎著



惺惺相惜、亲密合作到撕破脸皮、断交宣战，个中内幕鲜为人知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是东方大国的党、政、军领袖——蒋介石。他曾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

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让他坚定了联德的决心。

是西方帝国的法西斯首脑——希特勒。为了满足侵略扩张的野心，他迫不及待地想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合作。

一批又一批的“影子顾问”来到中国。

台海出版社

CHIANG KAI-SHEK AND HITLER



从惺惺相惜、亲密合作到撕破脸皮、断交宣战，个中内幕鲜为人知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与希特勒:1927~1938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 王晓华, 张庆军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141-791-6

I . ①蒋… II . ①王… ②张… III . ①蒋介石 (1887~1975)-生平事迹
②希特勒, A. (1889~1945)-生平事迹 ③中德关系-国际关系史-1927~1938
IV . ①K827=7②K835.167=5③D82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207 号

蒋介石与希特勒:1927~1938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编 著:王晓华 张庆军

责任编辑:王 艳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通联图文

特约校对:罗 金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60×1040 1/16

字 数:220 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791-6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作为现代史上东西方两大独裁者的蒋介石与希特勒，真称得上惺惺相惜，尽管他们平生未能谋面，却是神交已久，互为欣赏。

众所周知，希特勒是一位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眼里，犹太人还有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低劣的种群”。然而，对于中国人，他却是“网开一面”，认为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据说，希特勒产生这种认识是源于童年的记忆：他在维也纳穷途潦倒之际，曾受到一位旅居奥地利华人的无私帮助。作为第三帝国的领袖，希特勒对中国的好感也是从利益进行考量的，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扩大法西斯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影响，从中获取巨大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政权对于法西斯体制下的德国充满了景仰并有意效仿时，更是增加了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和满足感。所以，希特勒私下里对蒋介石也屡有称赞之词，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的荣誉军刀和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钩座及贵国之微意”。

同样，蒋介石对德国外交的重视也源于利益上的需求。“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对苏联产生恶感。其时，广东政府偏居一隅，英美诸国尚视其为“南赤”，压抑之，打击之。为了在外交上摆脱困境，特别是对高素质的军事顾问和专家的急迫需求，蒋介石将目光率先转向了德国，以寻求新的合作。更由于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而失去了列强的地位，因此双方的这种合作完全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附带政治上或国家利益上的索取。另外，在心理上，蒋介石对日尔曼人所具有的认真、严肃、执著以及遵守纪律的民族精神由衷地欣赏，认为引进这种精神正是改革当时中国动乱贫穷社会的良方，德国名相俾斯麦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而希特勒的横空出世，则被认为是俾斯麦“铁血统

治”的延续。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人物,以期帮助建立中国式的独裁统治。

因为双方的利益契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关系进入到了蜜月期。

然而中德之间的合作却是在各种羁绊下进行的。由于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的种种限制以及后来德日之间的关系,中德的合作总是在帷幕的后面悄悄地进行,以致于长期鲜为人知。

中德之间的合作最初主要在军事领域中进行,而向中国派送高等级的军事顾问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马格斯·包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赛克特、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德国军界的精英相继藏头匿尾,躲躲闪闪地进入了中国。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犹如一柄柄被遮掩住光芒的锋刃,随时都可能作出惊人一击。

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这种合作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并逐渐摆脱了一战后战胜国给予德国的各种束缚,开始向其他领域延伸。在经济方面,发展和扩大对华贸易,从中国进口其急需的钨、铅、锑等稀有矿产以及花生、棉花、棉布、麻、猪鬃等农产品,德国的军火也源源不断地运向了中国。为此,希特勒特致电蒋介石,称“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而蒋介石也感谢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支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

然而,蒋介石与希特勒互相的欣赏与合作却因中日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鉴于德国与日本在战略上的同盟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一段历史一直讳莫如深。如今,人们又开始关注到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感谢台海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向读者再现这一段历史的机会。

目 录

1.蒋中正钟情德顾问 朱家骅奉命穿针线	1
2.德意志东山再起 兴登堡投鼠忌器	13
3.包上校流浪归来 蒋介石望穿秋水	22
4.包尔择时不巧 “二济”殷勤留客	30
5.包顾问逃出险地 蒋介石一见倾心	45
6.陈仪出访德国 打开外交绿灯	54
7.大战一触即发 包尔从容论兵	63
8.撒手归西 包尔死因不明 睹物思人 蒋氏泪湿衣襟	69
9.克里拜尔才不胜任 南京政府另觅新人	77
10.模范军初露锋芒 郑大章歪打正着	87
11.为营步步嗟何及 横扫千军如卷席	98
12.佛采尔大展神通 朱毛险闯鬼门关	106
13.无功而返 蒋介石再度下野 顿失所倚 顾问团跌落凡间	111
14.上海滩硝烟弥漫 好儿男拼死疆场	120
15.嘘声四起 顾问团饱受指责 疑神暗鬼 佛采尔犯蒋大忌	130

目 录

16.佛采尔不知深浅 塞克特静极思动	151
17.希特勒入主总理府 塞克特欣然登庐山	159
18.红军开局不利 李德计不如人	173
19.两个拳头打人 拳拳落空 红军壁上观战 痛失好局	186
20.塞克特鸠占鹊巢 佛采尔含怒而去	197
21.起草应付时局建议书 构思中日战争形势图	208
22.张治中密筑“兴登堡防线” 中国军装备德意志军火	220
23.中日大战一触即发 法肯豪森策划布防	235
24.卢沟桥引燃全国烽火 张治中出手先发制人	247
25.上海滩日军遭遇德国式战争 巧施美人计日舰逃出长江口	257
26.坚守要塞 海陆两军遭重创 偏袒日本 陶德曼调停战争	267
27. 大战台儿庄 中外幕僚运筹帷幄 召回顾问团 德国元首掣剑入鞘	277

1

蒋中正钟情德顾问 朱家骅奉命穿针线

1926年的日历刚刚掀开，广州城内冠盖云集，各地的国民党要员以及中共代表纷至沓来，参加在此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4日，大会正式召开（国民党“二大”于1926年1月1日开幕，因正值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故1月4日正式举行会议）。晚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举行盛大宴会，为与会代表洗尘接风。

汪精卫一身乳白色的西装，越发显得气宇轩昂，他今天是宴会的主人，穿梭在宾客之间，笑意盈盈。

只有蒋介石的脸一直铁青着，从他踏进大厅起，就未有过一丝欢颜。宴会开始时汪精卫的祝酒辞引来的满座掌声让他鼻中不时发出不屑之音，他在冷眼观看汪精卫的表演。汪精卫这番忙碌用意何在，蒋介石心中很清楚，“不外乎表现自己的主人形象，让大家意识到他才是这个党、这个政府的领袖”。

蒋介石对坐在汪精卫身旁的苏联顾问季山嘉也有不满，这个季山嘉刚刚接替了加伦的职务，负责指导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作，与汪精卫过从甚密，几乎须臾不离。这让蒋介石感到担心，因为季山嘉的态度关系到苏联政府的支持，汪精卫也委实会演戏，一副“左”得可爱的形象，赢得了苏联顾问对他的欣赏。而对蒋介石，则显然没有对汪精卫那样亲热，不能不让他生出嫉妒

失落之感。

蒋介石因此也对自己的处境不无担心，他熟读经史，懂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现在广东平定了，蒋介石认为自己功高盖主，因此自然也有“震主”的嫌疑，说不准哪天就会来一个“杯酒释兵权”。

蒋介石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既然已有问鼎之心，就不能退缩，就不能躲避，就不能任人摆布。他的“事业”正“方兴未艾”，还要让它如日中天。

他早想好了一篇“大题目”。

汪精卫春风满面地返回了座位，他注意到蒋介石席前的酒杯不见了，代之以一杯清水。自从掌管黄埔军校以来，蒋介石戒烟戒酒，自律甚严，和在上海滩时的形象迥然不同。

汪精卫也不勉强他，举杯恭维说：

“广东统一，形势看好，介石兄所率党军建功厥伟，功在国家，功在史册，当浮一大白（即：满饮一大杯酒）。”

蒋介石慢腾腾地站了起来：

“汪先生抬举了，介石不过略尽职守而已，说不上功在史册。”

这几句话不咸不淡，透着冷漠。但汪精卫并不介意，白兰地里的酒精已经在他的血管里发生了作用，所以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劝蒋介石给代表们讲几句话。

“你现在已经是革命的英雄和功臣，又刚回到广州，许多人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蒋介石正有此意，所以毫不推却。

他把准备好的题目拿了出来。

这个题目就是——北伐。

这篇讲话并非蒋介石的即兴演说，而是刻意之作，用词用语都很斟酌。他清了清嗓子，示意周围安静下来：

“今天，主席与各位同志集合一堂，我初返省城，与各位同志相别已久，

因乘这个机会，略抒一点意见。刚才主席与季将军（即季山嘉）都已讲过，去年广东军事、政治的成绩，全由各位同志实行四个字得来，这四个字就是‘亲爱团结’。各位同志能相亲相爱，互相团结，自然发出极大的力量，能扫除反革命派，统一广东。”

说到这里，蒋介石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真是违心之论，却又不得不以此为开场白，其用意不过是讨好苏联顾问和中共代表。因为就在当天，一向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召集的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在上海宣告闭幕，并发表《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公然提出分共、反共的口号。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太快了。就以这次大会而言，在全数 256 位代表席中，中共代表占了 90 席，超出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大有反客为主之势，这让蒋介石心里很不舒服。但眼下还不是撕脸反目的时候，否则，他还能指望谁出力出钱出人帮他打天下、夺天下。汪精卫不就是靠着一付左派的面孔混出今天的局面，所以，这套面子上的话还是要说的。

开场白后，他很快切入了主题：

“倘若我们依照这四个字继续下去，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出语惊人，全场大哗，满堂宾客皆盯着侃侃而论的蒋介石，不知他底气为何这样壮。

蒋介石神气地挺着胸脯，分析说：

“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面，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常常抱着极大乐观与希望，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此种工作，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我们从客观的地位观察，凡无主义者，虽胜必败，而民众已渐渐接受本党主义，所以知道本党能成功。现在我们的敌人，在国内就是一股不明主义的军阀。他们将倒未倒，或已倒而有复起之势力，似乎还有许多。但我们试看任何军阀，都不能在最近时期内继续存在三年以上，他们没有三年以上的命运。去年此时，奉系张作霖的势力，可说大到极点。他占领京奉、京汉、津浦三条大铁路，兼并江苏、安徽，直欲从东三省达到长江上下游，然而他现在已几乎

灭亡了。军阀自身的崩溃，即是本党主义的开张。现在种种事实与消息，都可证明本党打倒军阀的目的必可达到。所以中国大小军阀均将倒下，只看本党能否统一中国。我们因统一广东稍迟，不能利用此次郭松龄倒戈的机会，直捣北京、天津，这是十分可惜的。从敌人内部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柩至南京紫金山安葬。军阀的势力，即使侥幸延长若干年，也断不能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内部利害冲突，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唯一的主义了。……不过广东的事，虽然已告一段落，但前途还是很远，而且责任更加重大了，要比去年更加努力百倍，方才有成功的希望。各位同志，去年团结亲爱，今年更加热心努力。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

蒋介石高举起茶杯，以茶代酒，一仰首，亮了杯底。

掌声随之而起，刚才蒋介石这番分析，合情合理，让人大为振奋。

在一片掌声中，汪精卫被冷落到了一旁，“这分明在与自己抢镜头”。在他认为，蒋介石这番演讲，就是在哗众取宠。说什么完成总理遗愿，试想想，现在广东的军队，满打满算，也就是十万有余，能够出征作战的，只及半数。以5万之兵，打算统一中国，不是言大而夸是什么。

苏联顾问季山嘉也皱紧了眉头，他是位富有斗争经验的战士，一眼就看出了蒋介石讲话的用心，之所以倡言北伐，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握住军权不放。自从来到中国，他就潜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从孙中山历次斗争的实践找经验找教训。他发现，孙中山之所以屡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支革命的武装，过分依赖军阀的力量，也就是对旧式军队的利用，这无异于是以暴易暴，与虎谋皮。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彻底消除，虽然已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辖下的军队仍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私人性，比如蒋介石正逐步加强对黄埔军的控制，另外如朱培德的滇军、谭延闿的湘军、李福林的福军等等，都是长期聚集在某个人的旗下，再加上地理、乡里、亲情等关系的作用，已经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性和排他性，除非原来的长官，别人休想指挥。

季山嘉很为自己国内的苏联红军骄傲，那是一支铁的队伍，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如身使臂，令出如山。他也梦想有朝一日，经他之手，在中国改造出这样一支革命的武装。因此，他很想乘现在形势相对稳定之际做一番的工作，将军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从理论上说，现在广东境内的战事已结束，各军事将领理应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都是革命的同志嘛，为什么把军队当成私人财产抓着不放，除非抱有个人的目的。所以，蒋介石一提出北伐，他就本能地反感。因为如此，整顿军队就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一支没有统一号令的军队，与乌合之众有什么区别，不把军队整顿好，北伐又怎么有把握？

遗憾的是，季山嘉对中国一知半解，他看到了中国军阀的本质，视军队如生命，如私有，所以立志改造；却又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将其简单化与粗暴化。

由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反对，蒋介石的北伐计划遭到了冷遇。自此，苏联顾问的东山住宅，就没少见蒋介石的身影。他不是轻易放弃努力的人，他懂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道理；他也了解汪精卫的性格，此人精明有余，刚猛不足，缺毅力，少恒心，只要能攻破季山嘉这道堤坝，汪精卫坚持不了多久。

季山嘉却难以对付，这个人来到中国后就一直以导师自居，定下来的主意很难更改。在他眼里，广东政府的官员和军队将领都应该是虚心求教的学生和听命唯谨的下属。所以，蒋介石的数次聒噪已让他耳热心烦，耐不住地冷嘲热讽：“不客气地说，你们中国军人都有一种刺鼻的中世纪气息，贪鄙者多，割据者多，干政者多，与封建军阀相差不多，不切实改造一番，怎么看都没有革命的气象。”

蒋介石头上的青筋暴了起来，这太污辱人了，刺得他内心的火气化作一串冰冷的笑：

“不错，季顾问的教训有道理，中正也深为汗颜，也深为警惕，莫非中正也为一封建军阀也，莫非中正要求北伐、完成先总理遗愿也有军人干政之嫌也？”

瞧，又转到北伐上来了，季山嘉压住了火气，问：“北伐究竟有几成胜算？农民运动起来了吗？军饷军械准备充足了吗？蒋介石同志，这是一场关系到革命前途的战争。”

“我们有总理的在天之灵，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主义、革命的灵魂，以有精神、有主义、有灵魂之军队战无精神、无主义、无灵魂之敌人，胜负之数岂无定理。”

眼看蒋介石纠缠不清，季山嘉点起手中的雪茄，稳定了一下情绪：“好吧，谈谈你的北伐计划。”

蒋介石提出取道湖南，饮马长江，直下东南的进军路线。他现在正秘密与江浙财团联系，希望通过他们与英美搭上关系，并进而取得支持。

“想投奔英美了。”季山嘉不满地哼了一下。关于北伐的方略，苏联顾问内部有一个共识，主张北伐打到武汉后继续北上与号称“北赤”的冯玉祥的西北军汇合，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并直接取得苏联的陆路支援，而不急于顺江东下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对抗。当然，这一进军路线也含有为苏联利益着想的成分。

蒋介石本来也曾积极拥护这条路线，然而时过境迁，为了摆脱苏联的束缚，与江浙财团靠近，建立一份自己的基业，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所以，季山嘉当然不能同意蒋介石的方案了，“蒋同志当不应忘记北上援助国民军也是您的主张，一直到今年年初，我们还在商量运兵天津援助事，蒋同志不是也同意在北方寻觅一如黄埔之革命根据地，其发展效力必大于南方十倍也。”

蒋介石果然一时语塞。

对方却得理不饶人，又将了他一军：

“蒋同志打算什么时候实现自己的诺言？”

“胡扯！”蒋介石在心中骂道，海天苍茫，关山万里，从广东运兵到西北，岂不是儿戏之谈。要不是季山嘉无知，就是对他的讥讽。他腾地站起来，眼睛盯紧了对方：

“季顾问莫非根本想取消北伐？”

季山嘉也毫不示弱，面对着蒋介石：

“我等不远万里而来，是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也是为了帮助蒋校长，既意存帮助，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以此误会别有用心，则无异禁我等不可直言也。”

显然，季山嘉在向他挑明，自己绝不会无原则地顺从、赞同他的意见。蒋介石愤怒地失去了常态，口不择言地大声嚷着：

“我以诚来，彼以诈信，非可共事也！非可共事也！”

他与季山嘉的关系到此已彻底破裂，犹如冰炭不能同炉。

早春二月，北方依然残冬未消、乍暖还寒，南国的广州却已是草长莺飞、暖意醉人了。舒适的阳光像情人的眼睛一样温柔，刚从上海赶来的张静江眯缝着眼睛享受着这一切。

是他让蒋介石陪着他一起游白云山的。这段日子，蒋介石的情绪烦躁紧张，时而亢奋像斗鸡，时而沉静如坐禅。张静江看出了其中症结，要点化他一番。

蜷缩在轿中的张静江瘦削弱小如孩儿，却雄心万丈，胸有丘壑。他和蒋介石一样，都来之浙江，出于吴兴望门之族。据说蒋介石父亲在奉化溪口开的“玉泰盐铺”，也是张家生意的一个分支。

张静江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身残体弱，所以，他要把一腔的抱负通过另一个躯体实现，让他的能量在别人身上闪光，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

在一艘出洋的客轮上，他遇上了素不相识的孙中山，那时孙中山的事业正处于艰难困顿之中，名声却早传闻海外。

本来就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张静江，凭着特有的商人的精明和政治的敏锐，认准并抓住了这一机会，叩响了孙中山的住舱。

他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他给了孙中山自己在法国经商的地址，并且约定，只要是为了革命，他张静江愿意倾囊相助。有需钱财时，可附一密电，以英文字母为暗号，A 为一万元，B 为二万元，C 为三万元，

其余类推，他一定如数寄到，决不食言。

真好像是天方夜谭。孙中山最初也仅姑妄听之，未想到后来真的陷入囊中羞涩至罗掘俱穷的境地，于是病急乱投医，按图索骥写上张静江在法国巴黎的地址，是文只有一个“A”。

数日后，一万元如期汇至。

于是又有了B字电、C字电……

凡是有求于张静江的，孙中山从来没有失望过。

张静江也成了“革命奇人”，每个人都能掂量出他的分量。

现在，他又把筹码压到了蒋介石身上。

轿夫都是特别挑选的，步履坚实而轻快，将张静江、蒋介石送上了白云山顶。

直到轿子落定，蒋介石才在轿夫的伺候下迈腿跨出。

蒋介石站在山顶，极目远眺，云色苍茫，天际寥廓，让人辄兴考槃之思，叹宇宙之宏大，造化之神奇，个人之微小。他不由慨然而曰：

“如何可使我驰责释负，达隐居者之目的耶？”

坐在身旁轿中的张静江微微一笑，这不是蒋介石的真心话，他能看透红尘，能离开权力吗？因此直截了当地问道：

“北伐的事进行得如何？”

一句话勾起了蒋介石的怒火：

“有季山嘉挡道，这件事难成。”

张静江皱起眉头：

“汪兆铭什么意见？”

蒋介石更怒：

“他们是一路的。汪精卫对季山嘉是言听计从，为这，我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相劝。”

蒋介石的信措词十分严厉：

“……自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儿骊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弟谓彼用意，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

“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上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陷于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苏联同志责，而亦不能辞其责任也。”

“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盖弟在粤一日，而季山嘉个人之计划总难实现，故其不得不设法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实力……”

“汪兆铭对你的信有什么反应？”张静江关心的是结果。

“置若罔闻。”蒋介石咬牙切齿。

“他们疑我忌我，挖我墙角，拆我台面，无所不用其极。”

张静江神色凝重起来。

蒋介石更加危言耸听：“汪精卫的手已经插到了军队，黄埔军校也出现了倒蒋暗潮。更骇人听闻的是，据说要将人赶出广东，季山嘉屡次让我去北方练兵，不是无的放矢。”

他本来就是疑心很重的人，戴上有色眼镜，就更加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了。

“政治生活，皆阴谋组成也，让人难以忍受。”蒋介石冲着张静江大嚷。

张静江说：“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近观曾文正公嘉言钞，乃知其拂逆之甚，毁谤之丛，非人所能堪，而其劝弟则在咬牙立志，悔字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这些道理你都懂。”

张静江一番话让蒋介石冷静了下来，也有些飘飘然。他挺了挺腰杆，像要试一下究竟能承受多大的重量。干“大事”者，怎能如此心浮气躁，他感到今天受益匪浅。

张静江点明了今天出游的用意：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一些巨子及社会闻人，如张公权、陈光甫、虞洽卿、黄金荣者，都把注压到了你的身上，因此，北伐的发动越快越好，北伐的路线也必须坚持东下的方针，在这两点上是非争不可。”

蒋介石频频点头。

“非常之世，当以非常之手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静江一字一顿，目露凶光。

这几句话也像重锤，敲打着蒋介石，让他反复咀嚼玩味。

于是，蒋介石“果断”地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海军军校校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名义，“矫诏”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调中山舰去黄埔候用，后因得悉无此命令，即征得蒋介石同意返回广州，遂招致右派分子诬陷，谓为“阴谋”。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戒严，以图谋叛乱罪逮捕李之龙，制造“中山舰事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逼迫中共党员退出第一军，彻底撕掉了汪精卫的面子，大扫了苏联顾问的威信。

对于蒋介石的举动，张静江十分赞许，认为一石数鸟，干得漂亮。但是他提醒蒋介石，做事必须留有余地，还未到与苏联人割袍断交的时候，眼下之计，还是力争早日出兵北伐，还得依靠苏联人的帮助，“革命”口号还要喊，“联俄联共”还要叫，没有他们的支持，部队连广东的大门都出不去。

蒋介石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这个道理我懂，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苏俄交恶是迟早的事，而广东政府偏居一隅，迫切需要国际上的支援。既然苏联人不可恃，而英美诸列强对南方政府尚存有偏见，视之为南赤，且对我有政治目的，如此，这外交上的窘境如何打破？军事上的援助从何处寻觅？特别是顾问人选，既要有真才实料，又得用着放心，又有什么人能顶苏联人的缺？委实让人心烦。”

张静江一付胸有成竹的模样：“难道不能另辟门径。”

“请二兄（蒋介石私下里对张静江的称呼）指教。”蒋介石的眼神里流露出期盼。